



老街叫卖声

□胥琰

悠悠麦香

□李琳

芒种到,收麦忙。要不是开车到外地,一路上金黄色的麦浪提醒,早忘了节气的更迭,忘了那一缕麦香。

庆幸自己虽然生在城里,但是老家在农村,童年因此接了地气,也生动了许多。农村四季皆有趣,麦收季节更难忘。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,既有着烈日下的劳作,也有着付出后的收获。

老家在北邙,是传统的小麦产区,每到麦收季节,丘陵连绵,就好似一匹金色的绸缎铺展开来。晨光微露时,绸缎上就开始有了许多移动的“黑点”——那是大人和放麦假的半大孩子们磨镰霍霍,开始割麦了。6月的中原地区已进入盛夏,如果不趁早割麦子,等到日上三竿人就遭大罪了,一定会被晒得脊背起皮浑身刺痛,还有麦芒扎着皮肤,让人苦不堪言。况且太阳太毒,也会晒得麦子发焦掉子,就可惜了。我那时尚小,全然不能体会这些,只知道奶奶全家齐上阵,没有人管我,我的生活中只剩下吃饭、睡觉,却有了几天自由时光。

庄稼人对麦子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,从出苗到越冬、返青、拔节、抽穗、开花、灌浆再到成熟,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爷爷经常站在地头,吆喝着不小心踩了麦苗的孩子和牲畜。麦子收割完毕,还要脱粒、晾晒、收仓,常常是忙了一季,似是半年。庄稼人的时光就在这样的劳作、期盼、劳作中周而复始,一年又一年。

麦收季节的辛劳在儿时的我眼里,如今只剩下舌尖上的乐趣了。快收割的嫩麦子极好吃,多汁、甘甜,甚至有点儿糯糯的。麦收之前,奶奶因为疼我,就经常薅上一把麦穗,放在灶火里烤熟给我吃。我因为馋,全然不顾烧焦的麦芒弄得一手黑,只恨不得生出三只手来,好赶快剥开麦粒吃到肚里。将麦粒放上作料用油炒着吃,也好吃得很,充实着我总是填不满的肠胃。

老家还经常做一种以麦子为原料的食品,叫“捻转”。具体做法是将嫩麦粒洗净,上锅蒸熟,用专用石磨将其磨成一段段绳状的食品,然后浇上蒜汁和香油凉拌。只是时令太短,让人无法吃得过瘾。

关于“捻转”的来历还听奶奶讲过一个故事:当时北方闹灾,庄稼无收,次年麦收前很多人家断粮,人被饿死。老百姓实在扛不住,就把当年刚刚灌浆成粒的青麦割回家用火烧了搓着吃,保住了性命。其中有人嫌口味单一,不经意间用石磨磨,加上调料,于是就有了“捻转”。

奶奶故去多年,“捻转”我已经多年没有吃过了,当年的美味随着长大高飞的我渐渐成为过去,即使我们日日与它为伴,却都比不得活色生香的记忆来得深刻。现代生活的光鲜以及物资的丰富早已湮没了一切生命的原始意味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喜欢的黑陶瓶子里插着的被染成金色的麦穗,以为那就是自然,那就是田园,那就是艺术。在被架空的生活熏陶下,儿子将麦苗当成韭菜也不稀奇。

可是,当你心力交瘁时,当你可以停下来,心无旁骛地直面田野、直面金色的麦浪时,自然的生命力依然可以把你裹挟,你的心依然会悸动,依然可以看到人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。

长路如练,大地才是滋养我们的摇篮。星空固然需要仰望,低头也是必须的。于是,我拉着儿子的手,轻轻地告诉他:这就是麦子,你日日吃的白面就是这样来的。常怀感恩之心,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我想,需要补上这一课的,不只是我的儿子吧!

夜读萧乾的文章《吆喝》,写的是老北京大街小巷的叫卖声。放下书,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洛阳老街古巷里听到的吆喝声。

我是在老城外护城河以南的一条老街上长大的,印象最深的是收破烂(废品)的叫卖声。听到拨浪鼓一响,接着就传来收破烂的大爷的吆喝声:“哎嗨——破布衬、烂套子(棉絮),都来换我这新票子!”这吆喝声勾逗着我们这些小孩子,不管有没有废品卖都要去围观。那时,家家都不富裕,又受着大人艰苦朴素观念的教育,差不多一条街的小孩子,都喜欢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或星期日、寒暑假,到洛河滩边的垃圾场拾破烂,卖了钱可以交给家长补贴家用,也可以留下一些自己零花——买画书看,买零食吃。记得那时我们能够拾到的可以卖钱的废品很多,有废塑料、旧书报、大块骨头、破铜



(资料图片)

烂铁、碎玻璃、烂布衬等。拨浪鼓时断时续地响着,小朋友们或挎着竹篮,或拎着包,呼朋唤友地去卖废品,眼看着停在街上的架子车渐渐起了堆,各自的手里也捏着几角几分各不相等的新票子,脸上全乐开了花……

在老街古巷,一天之中,不同的时段有不一样的吆喝声。清晨,天微明,引车卖浆的吆喝声便传来:“都来舀我这绿豆浆味——”这声音通常是一个健硕的妇女发出的,抑扬顿挫,很有韵味。我们小孩子常常端着锅拎着盆,替大人去买浆。架子车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木桶,大木桶里盛着新浆,小木桶里盛着老浆,浆面条要用新浆兑些老浆才好吃。白天,街面上不时有卖米面或瓦盆瓦罐的,通常是个老一些的男人吆喝,声音有些沧桑、沙哑:“卖瓦盆瓦罐——缸缸哩!”也有推着自行车卖针头线脑的老男人,吆喝的是:“针头线脑,家家离不了嘛——”黄昏的时候,卖油茶的老妇人推着车子来了。卖油茶的车子是个小推车,中间是一个超大的茶壶状的陶壶,外边裹着棉套,用来保温,里面装着花生油茶,前面的竹篮里放着油炸果子。老妇人胖胖的,慢慢地走

着吆喝着:“油茶——热哩!”记得当时一毛钱可以买一碗油茶,从陶壶里倒出来,灰白色的炒面油茶、白生生的花生豆,再配上黄澄澄的果子,看上去就让人流口水……

挑着两个大塑料袋子卖花米团儿的男女小贩,不分季节,都爱来老街上转悠。圆圆的花米团儿,拳头大的五分钱一个,乒乓球大的两分钱一个,小贩叫卖的是:“花米团儿,大又圆,吃到嘴里蜜甜甜。”又押韵又好听。也有卖大绿豆的,因为老街有吃浆面条的风俗,大人们买了大绿豆配着浆面条吃,小孩子们花上三分五分私房钱了解馋。绿莹莹、脆生生的大绿豆,撒上一点盐,吃起来咸香可口。最有趣的是,卖大绿豆的老大爷用旧书页或报纸裹成一个漏斗,用小勺子往里面舀大绿豆,嘴里还念着顺口溜:“添点儿,送点儿,给你妈妈捎点儿,给你爸爸带点儿……”添的豆子也就那么几颗,可是那种幽默却叫人十分难忘。到了夏天,在街口卖西瓜的老汉,戴着草帽,摇着扇子,一声高一声低地吆喝着:“卖西瓜,沙蜜甜。”卖冰糕的妇女,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地喊着:“白糖冰糕——三分,奶油冰糕——五分。”听起来也十分诱人。还有卖桂花糖的,卖烘柿的,卖豌豆糕的,可惜他们的叫卖声我记得不够真切了。

儿时老街上的叫卖声,既淳朴又有趣,虽说它不如老北京的叫卖声那样伶俐活泼,也不如古代江南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那样富有诗情画意,却实实在在地滋润了我的童年,有时候,一想起这些吆喝声,一愣神之间,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,回到了有趣的童年……

阳光的方向

□张晓君

办公室里有一棵滴水观音。

这棵滴水观音栽种在一个高高的花盆里。我们刚搬过来时,它大大的叶片却挺拔翠绿的质感,无力地垂着,外面还包着两片早已干枯的败叶。不过,中间的那一片叶子看着还有点儿精神,所以,我剪去枯叶,留下了它。

不知什么原因,几乎两年了,它仍是最初修剪的样子。

今年春天,一眨眼的工夫,从中间就长出了两片嫩嫩的叶子,没几日,茎已长得老高,挺立着瘦瘦的脖颈,叶子骄傲地泛出绿色的光,青翠可人。

许是不大关注的缘故,忽一日,我竟发现那瘦而直的脖颈朝着一个方向有了些许弧度,弯弯的,像跳起了优美的舞蹈。是不是它向往窗外的阳光?同事也称奇。也是,两片叶

子的叶尖都朝向窗户。窗户朝北,并没有阳光进来,有的,仅是生命需要的光亮。

虽然不很确定,但我还是将花盆转了个方向,让茎弯的方向背离光源。

过了两天,我和同事不约而同地发现,它原本弯弯的茎竟慢慢改变了方向,竖得直直的!我们禁不住感叹:这无声的生命,也有着向往阳光的心灵啊。

楼下,每天都会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,拄着拐杖,一瘸一拐,不厌其烦地绕着绿化带慢走。在院子里见到任何人,她都驻足打个招呼,说两句话。她的脸上,全然没有身体不适所带来的倦意,眼睛里满含着对生命的追逐与渴望。老人七年前突发脑溢血,病好后留下后遗症,左腿使不上劲儿,走路全凭拐

杖。她的孩子们不在身边,她每天让老伴儿扶她下来,在院里走动,寒来暑往,坚持了七年。她说,现在虽然走路还不利索,但每天能走走,和人说话,心情就很愉快。身体有病了,心不能有病,凡事要往前看,生活才有滋味。

她在自家的窗台上种满了花,窗台终年都是花花绿绿的,生机盎然。那花都斜着身子,歪着脑袋,似乎涌动着欢笑,越过防盗窗的钢筋,传递着生命的芬芳。每天,从那里经过的人都禁不住看几眼,或许,他们看到这般向往阳光的花,心灵会受到温暖和一丝触动吧。

人如花,花如人。追逐阳光,向往美好,折射出生命向上的力量。当生命的通道出现拐角,仍然要让心盛满阳光前行。因为,光明的世界,永远来自我们内心追逐的光亮。